

廿二史劄記

廿二史劄記卷十四

陽湖 趙翼 雲崧

皇太孫

禮記有適子無適孫註謂冢子身之副也家無二主亦無二副故古未有稱皇太孫者漢宣帝時元帝爲太子生成帝爲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名之曰鶯字曰太孫此

以之爲字非立爲太孫也惟晉惠帝帝立子適爲皇太子後爲賈

後所殺趙王倫廢后復據位號乃立適子臨惟王斌爲皇太孫未幾倫

又害斌乃立斌弟襄王尚爲皇太孫尋篡齊武帝帝以皇太子長懋先卒乃立

官官屬悉收爲太孫官屬太魏太武帝帝先立子晃爲皇太子尋卒乃封晃子

孫仰位以無道廢爲鬱林王乃停封號但號世嫡皇

孫後即位爲成帝唐高宗帝屢廢太子立英王哲爲皇太子太子遼道

宗皇太子溶爲乙辛諸廢被官詔封溶子延祚爲燕國王金世宗帝先立嫡

天下兵起大元帥帝崩遺詔燕國王即位是爲天祐帝

廿二史劄記卷十四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皇太子李承乾乃立允恭子暉爲原王後立爲皇太孫論之曰明德元世祖元世祖

皇后嫡孫惟放一人故建立立於庶保守在後即位是爲章宗元世祖

子珍截爲皇太子珍截卒命皇孫繼穆爾鐵北明太祖帝先立嫡子標爲皇太

孫授以皇太子寶帝崩皇孫入即位是爲成宗明太祖子先薨乃立標子允攸

爲皇太孫後即明成祖明太祖帝先立高熲爲皇太子是爲仁宗在東宮時子

位是爲建文帝明成祖賸其性英睿成祖乃立爲皇太孫是爲宣宗明太祖皆有

建立然晉惠帝齊武帝金世宗明太祖皆以皇太子先

卒故立皇太孫以繫正統此事之不得已者也魏太武

遼道宗元世祖則雖東宮先卒大位已屬嫡孫然尙不

設皇太孫之稱如魏太武則號其孫曰世嫡皇孫遼道

宗則封其孫曰燕國王天下兵馬大元帥元世祖則付

其孫以皇太子寶俱未嘗有皇太孫之號乃唐高宗則

當中宗在東宮時卽立重照爲皇太孫明成祖亦當仁

宗在東宮時卽立宣宗爲皇太孫皆非禮也

梁武帝當簡文太子在東宮時

亦立簡文廟子大器爲宜
城郡王而無皇太孫之稱

高宗立重照時嘗以問裴敬彛王方

慶皆對曰禮有嫡子無嫡孫晉立愍懷子爲皇太孫

齊立文惠即長子子爲皇太孫皆居東宮今有太子又立太

孫古所未有帝曰自我作古若何遂立之是唐時猶有
能據禮以爭者乃明永樂中竟未聞有以此爲過舉而
舉朝寂然無聲可見明臣不讀書不知故事之陋也

皇太弟

皇太孫之稱已非古法晉以後更有所謂皇太弟者晉
惠帝皇太孫臧及尙俱死因河間王容奏乃詔立成都
王穎爲皇太弟弟後穎兵敗又廢之而立豫章王熾爲
皇太弟弟既卽位是爲懷帝劉淵死其太子和爲劉聰

所害聰讓位於弟北海王又因請聰即位乃立又爲皇太弟後又爲聰子粲所害慕容暉爲苻堅所擒官於長安後暉弟冲起兵高蓋等立冲爲皇太弟檄書與堅自稱皇太弟致書請奉送家兄皇帝出城苻丕敗死其子懿奔於苻登時登已稱帝乃立懿爲皇太弟此古來所創見也唐文宗崩中尉仇士良等立穎王湮爲皇太弟即位是爲武宗僖宗崩軍容使楊復恭立壽王爲皇太弟即位是爲昭宗此皆倉猝擁立非預建爲儲副者

又南唐元宗李璟立弟齊王

景遂爲皇太弟然未嘗傳位然兄終弟及名號尙非不經

馬元贊立光王爲皇太叔即位是爲宣宗此又古所未有安業公主請中宗以己爲皇太女則更不經之甚矣元成宗崩無子其

兄子海山鎮漠北海山弟愛育黎拔力八達在懷州人

京監國迎海山卽位是爲武宗武宗卽立愛育黎拔力八達爲皇太子又泰定帝崩武宗二子在外長日和世竦鎮漠北其弟圖帖睦爾在江陵亦先入京稱號迎和世竦卽位是爲明宗明宗亦立圖帖睦爾爲皇太子明宗尋被害皇太子仍卽位是爲文宗按武明二帝皆以其弟爲儲副則皇太弟之號實屬相宜乃反立爲皇太子是直以弟爲子矣蓋元人不知有皇太弟故事但知皇太子爲繼體之號而不知其爲對君父之稱也

帝王行三年之喪

三代後帝王行三年之喪者咸稱晉武帝宋孝宗然尙有晉康帝姚興魏孝文帝後周武帝北漢劉承鈞世未

之知也今摘於後

晉文帝司馬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武帝亦

除然猶練冠蔬食及謁崇陽陵仍以衰經從行裴秀奏

既除不宜復服乃止羊祜曰三年之喪漢文除之毀禮

傷義今主上至孝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羣臣

異議乃止羣臣又請易服復膳詔曰可試省孔子答宰

我之言無俟紛紜也遂蔬素終三年後王太后殂帝居

喪一遵古禮既葬有司請除服詔曰前代典禮質文不

同何必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竟素服以終三年

武帝楊后崩既

葬即吉尚書奏皇太子亦宜釋服杜預奏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附終制從之見杜預傳

康帝紀有司奏成帝崩已一周請改素服進膳如舊詔

曰權制之作出自近代雖曰適事實儉薄之始先王崇之後世猶息而況因循又從輕降義不可矣是康帝亦行三年喪也

姚興母蚩氏死興哀毀過禮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卽吉李嵩疏曰孝治天下先王之令典也宜遵聖性以光孝道既葬之後仍素服臨朝率先天下尹繹駁之曰帝王喪制漢魏爲準嵩矯常越禮請付有司論罪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其一依嵩議

齊書
卷之四

魏孝文帝遭文明太后之喪欲行三年之喪羣臣固請依遺詔過葬卽吉帝不許乃以衰服過期終四節之墓明年正月始聽政於皇信堂又明年遇文明太后再周

忌日哭於陵左絕膳三日哭不輟聲

魏書

後周武帝皇太后叱奴氏崩帝詔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古今不易之道朕宜遵前典以申國極百寮以下仍遵遺令公卿固請過葬卽吉帝不許於是遂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

後周書

北漢劉承鈞於乾祐七年遭其父世祖之喪承鈞謂以

日易月非禮也始行三年喪至乾祐九年冬始除服

高齊書

宋孝宗遭高宗之喪詔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遵易月

之令自是每七日及朔望皆詣德壽宮至大祥帝以白

布巾袍御延和殿若詣德壽宮仍經杖如初葬後帝親

行奉迎虞主之禮自是七虞八虞九虞卒哭奉辭皆如

之又下詔曰朕欲衰經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故以布素
視事雖詔俟過祔廟勉從所請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
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于是遂終喪
三年將內禪時密諭兩府欲禪位退休以畢高宗三年
之喪屆期吉服御紫宸殿行內禪禮畢仍返喪服駕詣
重華宮至服闋始除宋史孝宗崩光宗病不能執喪寧宗
卽位已服期欲大祥畢更服兩月御史胡紘言孫爲祖
服已期矣今欲加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謂嫡孫承重
則太上皇卽光宗聖躬久已康復在宮中自行三年之喪而
陛下又行之是二孤也云云是光宗亦行三年之喪李

女后之賢

洪容齋標三女后之賢謂王莽女爲漢平帝后自劉氏之廢稱疾不朝會莽敬而哀之欲嫁之不肯及莽敗后日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死楊堅女爲周宣帝后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及禪位憤惋愈甚堅內愧之欲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李昇女爲吳太子璉妃昇旣篡封爲永興公主妃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之三后之事略同可畏而仰也然此三后猶人所知容齋所記尙有遺漏漢靈帝崩子辨卽位是爲少帝董卓廢爲宏農王尋進酖弑之臨服酖時與妻唐姬泣別姬還潁川父會稽太守瑁欲嫁之誓不肯後李傕遣兵鈔關東掠得之傕欲妻之不聽而終不自名獻帝聞之詔迎姬拜

爲宏農王妃晉愍懷太子遙妃王氏名惠風王衍女也
太子旣廢衍請離婚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喬
屬惠風拔劍拒屬曰我太尉公女皇太子妃豈爲汝逆
胡所辱屬遂殺之符堅奔五將山爲姚萇所擒其張夫
人自殺苻登妻毛氏壯勇善騎射爲姚萇所襲營壘旣
陷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十人與萇交戰力屈被執
萇欲納之毛氏罵曰吾天子后豈爲賊羌所辱何不速
殺我萇怒殺之呂紹爲呂纂所弑妻張氏色美呂隆欲
污之張氏自投樓下二脛俱折誦佛經而死以上皆晉書列女傳呂
纂旣篡爲呂超所誅其妻楊氏色美超將娶之使其父
語之楊氏曰大人賣女與氏以求富貴一之已甚其可

使女辱於二氏乎乃自殺北史西魏廢帝后宇文泰之女也帝爲泰所廢后以忠於魏被禍北史此皆亡國后妃之賢者摘出以補容齋所未及

南北朝通好以使命爲重

南北通好嘗藉使命增國之光必妙選行人擇其容止可觀文學優贍者以充聘使如魏游明根嘗三使於宋李彪嘗六使於齊齊武帝以裴昭明有將命之才特命使魏皆以其能稱使職也其後益以使命爲重李諧傳謂南北交聘務以俊乂相矜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梁使每入鄴下爲之傾動貴游子弟盛飾聚觀館門成市魏使至梁亦如之一時風尚如

此凡充使及伴使皆不輕授邢邵在魏爲一時文人之

冠特以不持威儀遂不令出使傳北齊李緯與崔暹不

協嘗曰雖失貴人意聘梁使不能舍我後果使梁李崔

瞻曾經熱病面多癍痕然雍容可觀詞韻溫雅遂出使

于陳傳此出使之精于選擇也其出使而增重隣國者

魏游明根使宋宋孝武稱其長者迎送禮加常使游高

推使宋宋稱其才辨高李彪使齊將還齊主親至琅邪

山命羣臣賦詩送別李北齊崔陵將使梁陵打文采與

識凌不推李諧口頰顧顧諧乃大勝乃以李諧盧元明

李業興出使梁武謂左右曰卿輩嘗言北方無人此等

從何處來李李渾聘梁梁武曰伯陽之後久而彌盛趙

十一二史制已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李人物今實良多

李暹

魏收與王昕聘梁昕風流文辨收

詞藻富逸梁君臣咸敬禮

魏收

周使崔彥穆聘陳彥穆風

韻閑曠器度方雅爲江表所稱

崔彥穆傳以

此皆出使之有

光者也其隣國之接待聘使亦必選有才行者充之魏

使至齊齊以宗夫與任昉同接魏使皆時選也

實

王融

有才辨乃命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以融年少問

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已踰其半景高曰在北聞君

曲水詩序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弁曰昔觀相如封禪知

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盛

王融

劉繪以才

辨奉敕接魏使事畢當撰記繪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

我語亦難矣

劉繪傳以

齊永明中魏使至詔選朝士有詞

上皆齊書

辨者接使於界乃以范岫往迎

魏

使劉善明聘梁梁

使朱异接之預讌者皆歸化北人善明欲見王錫張纘

乃使錫纘入宴善明遍論經史錫纘隨而酬對善明深

嘆服之

張纘傳以上皆梁書

齊使劉纘至魏文成命李安世接之安

世善舉止纘嘆曰不有君子豈能國乎

李安世傳

李諧盧元明

聘梁梁武以蕭撝詞令可觀令受幣於賓館

蕭撝傳

梁使至

魏陸卬每接讌卽席賦詩卬必先成遂以敏速見美

陸卬傳

劉孝儀聘魏魏詔邢昕迎於境上

邢昕傳

徐君房庾信聘魏

名譽甚高選接待者皆一時之秀盧元景之徒皆降階

攝職更遞司賓

魏廷

梁使至北齊齊每令裴讓攝主客郎

接待之

裴讓之傳

陳使傅縡聘北齊齊令薛道衡接對縡贈詩

五百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

陳使賀徹周漬相繼聘

隋隋每令盧昌衡接待之

盧昌衡隋陸爽博學有口辨每陳

使至文帝嘗使爽迎勞

此又可見伴使者亦必慎選

也今按劉纘聘魏指方山問接伴李安世曰此山去

然遠近安世曰亦石頭之於番禺耳

魏李繪使梁與

梁人泛言氏族袁狎自謂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

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

李業典使梁

梁朱异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耶業典曰是圓邱非南

郊异曰北間郊邱異地是用鄭義此中用王義業典曰

江左用王義除禮應是二十五月何以王儉喪禮仍用

鄭義二十七月

李業梁徐陵使東魏宴日甚暑魏收曰今

日之熱當由徐常侍帶來陵曰昔王肅至魏爲魏制禮

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

陳書徐陵傳

此等猶不過以言語

文學見長無大關係若事涉朝政邊事而能以片言全

國體折敵謀則尤有足尚者如魏太武南伐宋太尉江

夏王義恭安北將軍武陵王駿守彭城太武使李孝伯

至城下勞問曰主上有詔詔太尉安北可暫出相見宋

張暢出對曰有詔之言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隣國之

君何爲不稱詔於隣國之臣何至杜門絕橋暢曰二王

以魏帝營壘未立此間精甲十萬恐相凌踐故耳孝伯

曰主將令行禁止何待絕橋杜門又何必以十萬誇大

我亦有良馬百萬可以此相矜乎孝伯應荅如流風容

閑雅暢甚相嗟賞

魏書李孝伯傳

宋人亦稱孝伯足辭辨北土之

美暢隨宜應答音韻詳雅北人美之

宋書張暢傳

劉纘使魏市

肆交易金玉甚賤纘曰當是山川所出李安世曰我朝

不貴金玉故同于瓦礫耳纘初將大市聞安世言慙而

罷

齊書

齊高帝篡位使車僧朗于魏魏主問齊王何故奪

宋天下僧朗辨對甚明

齊書車僧朗傳

魏文明太后崩齊使裴昭

明來弔欲朝服行事不肯喪服魏成淹折之曰元冠不

弔童稚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何得以朝服行

弔昭明言我高帝崩魏遣李彪來弔不喪服淹曰彪本

魏後服以行及至齊齊已卽吉君臣皆鳴玉行庭使臣

何容不鳴玉今我皇方親行喪服豈得以此方比也昭明

遂以喪服入

齊

及魏使李彪報謝則入宴辭樂曰我皇

孝性自天除綬後尚以素服從事使臣不敢聞樂齊不

能屈

齊

齊明帝廢海陵王自立魏孝文來伐壽春城中

遣王慶遠出與孝文語遂退兵

齊書

陳文帝弟安成王

頊在梁魏克江陵隨例遷長安宇文泰欲歸之道杜杲

使陳道意陳文帝大喜卽賂以黔中及魯山郡後杲送

頊歸陳帝曰家弟得歸實貴朝大惠然不還魯山恐未

能如此杲曰安成在我朝咸陽一布衣耳然是陳之介

弟其貴豈止一城我朝親睦九族推己及人所以送歸

今謂以土地易骨肉何以聞之四方陳帝大慚曰前言

戲之耳後杲又使陳宣帝謂曰若欲合從圖齊當以樊

鄧見與杲曰合從圖齊豈惟敝邑之利必須城鎮宜待
得之于齊今先索漢南使臣不敢聞命宣帝甚敬之傳
此等使臣實能爲國家折衝樽俎之間使鄰國不敢輕
視真所謂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又不徒以言語文學
見長而已宜是時南北皆以選使爲重也

後魏追謚之濫

有天下追尊其先世禮也然不過兩三代獨後魏則無
限制道武帝建國稱帝既追尊其始祖力微爲神元皇
帝自神元以下沙漠汗曰文帝悉鹿曰章帝綽曰平帝
弟曰思帝祿官曰昭帝猗迺曰桓帝猗盧曰穆帝鬱律
曰太祖平文帝賀偃曰惠帝紇那曰煬帝駱槐曰烈帝

什翼犍曰昭成帝凡十三帝又從神元而上追尊極遠之祖毛曰成帝貸曰節帝觀曰莊帝樓曰明帝越曰安帝推寅曰宣帝利曰景帝俟曰元帝肆曰和帝機曰定帝蓋曰僖帝僧曰威帝隣曰獻帝詰汾曰聖武帝又共十四帝則不惟謚號遙加并名諱亦出於追製苟欲崇其祖先而至於濫褻已甚此不經之甚者也 按魏澹謂平文以前本部落之君長道武遠追二十八帝實越典禮今魏書及北史所載止二十七帝殊不合魏澹所云考平文時長孫斤反拔刀向御前太子實格之傷脇而襄後追謚爲獻明帝所云二十八帝者獻明當在內也魏書北史以獻明未登位無事可紀故缺之耳

按漢制開國之君稱祖以下則俱稱宗自曹魏始三

代稱祖武帝稱太祖文帝稱高祖明帝稱烈祖

明帝廟號乃生

前所定九屬不經故係盛護之

晉亦三代稱祖司馬懿追稱高祖昭追稱

太祖武帝稱世祖慕容氏亦三代稱祖庾追稱高祖

號追稱太祖僞僭號稱烈祖姚秦亦三代稱祖弋仲

追稱始祖莫稱太祖與稱高祖至元魏則更有兩太

祖道武既追尊平文帝爲太祖及道武崩其廟號又

稱太祖此列朝所未見也其後太武帝稱世祖獻文

帝稱顯祖孝文帝稱高祖北齊則高歡追稱高祖文

宣帝稱顯祖武成帝稱世祖亦三代稱祖周宇文泰

追稱太祖武帝稱高祖南朝則宋武帝稱高祖文帝

稱太祖孝武帝稱世祖亦三代稱祖齊高帝稱太祖
武帝稱世祖梁武帝稱高祖元帝稱世祖陳武帝稱
高祖文帝稱世祖以功宗以德原非必一祖之外
不得再稱祖然亦須揆其功而祖之創業中興有大
功於世祖之可也如魏明帝宋文帝孝武帝後魏獻
文帝北齊武成帝諸君不過蒙業繼體在位僅數年
無功可紀乃亦以祖爲廟號僭偽之朝苟爲崇奉固
不可爲法也

保太后

禮記曾子問篇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歟孔子曰非
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

服之有魯昭公少喪母有慈母良及死公欲喪之有司以爲非禮公乃以練冠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然但練冠以居而孔子已以爲非禮按慈母亦有不同或子幼母死父命妾長育之者父卒而遭此妾之喪尙有三年之服以重父命也若但父使之保抱則不過保母而已晉書顧和傳成帝以保母周氏有保育之勞欲假以名號和奏謂古無此例惟漢靈帝以乳母趙嬈爲平氏君此末世之私恩非先王之令典乃止是古未有崇奉保母之制也乃後魏自道武創例立太子則先殺其母以防母后預政自是遂著爲令而帝卽位皆無太后於是轉奉保母爲太后太武帝保母竇氏本以夫家

坐事沒入宮明元帝命爲太武保母太武既立尊爲保
太后後又尊爲皇太后太后登崞山謂左右曰吾母養
帝躬死必不爲賤鬼然於先朝無位次不可違禮從葬
園陵此山之土可以終托故歿後遂葬崞山從其志也
文成帝乳母常氏亦有劬勞之功文成卽位尊爲保太
后再進爲皇太后是時文成妃李氏生獻文後將立獻
文爲太子常太后依故事令李氏條記在南兄弟付托
其宗兄洪之痛哭而死以保母而能主宮闈之政賜死
太子之母則當日之尊竟同皇太后可知也文成帝又
極尊奉封太后之兄英爲遼西王弟喜帶方公三妹皆
縣君妹夫皆公侯又追贈太后祖爲公父爲王母爲王

太妃可謂濫矣親母則必賜死保母轉極尊崇魏法之
矯枉過正莫不善於此

異姓封王之濫自後魏始

太武帝卽位封長孫嵩北平王奚斤宜城王長孫翰平
陽王叔孫建丹陽王司馬楚之琅琊王杜超陽平王穆
壽宜都王長孫道生上黨王樓伏連廣陵王自是功臣
無有不王者文成帝封周怵樂陵王杜遺閭若文劉尼
杜元寶源賀閭武皮常英閭毗閭紇尉眷乙渾李峻俱
進爵爲王又封陸麗爲平原王麗乞以讓文帝曰吾豈
不能以二王封卿父子也乃封其父侯東平王後麗之
子叡事獻文帝又封東郡王一門之內遂有三王獻文

帝又封慕容白曜濟南王韓頽襄城王孝文帝亦封陳
建魏郡王苟頽河東王王叔中山王張祐新平王太和
十六年始詔諸遠族非太祖子孫及異姓封王者皆降
爲公公爲侯侯爲伯其子男仍舊皆除將軍之號惟長
孫道生以大功特不降自是名器稍重至北齊武成帝
時又極猥褻奄人鄧長容韓寶業盧勒又齊紹泰子徵
陳德信俱封王後主緯時庶姓封王者尤多穆提麥城
陽郡王高阿那肱淮陽郡王韓長鸞昌黎郡王皆倖臣
也張景仁以侍書封王傳謂倉頡以來八體進爵一人
而已又有倉頭陳山提蓋豐樂劉郁斤趙道德劉桃枝
梅勝郎辛洛周高舍盛至武平時皆封王其不及武平

者亦追贈王爵齊書謂諸倉頭始自家人情寄深密及後主時已是先朝勲舊故致此叨竊又有樂人曹僧奴及其子妙達以能彈琵琶亦封王此外官階更不可數計開府千餘儀同無數諸貴寵追贈祖父歲一進官位極而止馬及鷹犬皆有郡君儀同之號如赤彪儀同道遙郡君凌霄郡君之類甚至鬪雞亦號開府官爵之濫至此極矣故當時受之者不以爲榮且反有以爲辱者陽休之爲中書監封燕郡王謂人曰我非奴何忽有此授可見人之賤之至不齒於人列也荒亂之朝何所不至固不可以常理論矣

後魏以鑄像卜休咎

北史魏后妃傳序云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爲吉否則不得立也道武帝如慕容氏有鑄金令后鑄金人成乃立爲后後堯又寵劉氏以鑄金不成不登后位明元帝如姚氏鑄金人不成未升尊位然帝禮之如后堯遂贈爲后加謚焉然非特立后用此法也爾朱榮以明帝崩將有所立乃以銅鑄孝文及咸陽主禧等五王之子孫像成者當立爲主惟莊帝獨就乃迎立之及河陰之役榮欲僭位鑄金爲已像數四不成乃止齊高洋欲僭位羣臣皆意以爲不可鑄像卜之一寫而成遂決意僭號蓋當時國俗然也

魏書北齊書及北史

按晉書載記冉閔遣常燁使於慕容儁儁使封裕問

之曰開闢鎔金爲己像壞而不威何得言有天命煒
言此事非實此又在元魏之前則不始於魏矣蓋本
北俗故事至拓跋而益尙之也

後魏百官無祿

後魏未有官祿之制其賤者貧苦異常如高允草屣數
間布被繼袍府中帷暨萊常令諸子採樵自給是也尤傳
否則必取給于富豪如崔寬鎮陝與豪宗盜魁相交結
莫不感其意氣時官無祿力惟取結于人寬以善于結
納大有受取而與之者無恨文成帝詔諸刺史每因
調發逼人假貸太尚富賈要時射利上下通同分以潤
屋自今一切禁絕犯者十疋以上皆死明元帝又詔使

者巡行諸州校閱守宰貲財非自家所贖悉簿爲贓是懲貪之法未嘗不嚴然朝廷不制祿以養廉而徒責以不許受贓是不清其源而徒遏其流安可得也至孝文帝太和八年始詔曰置官班祿行之尙矣自中原喪亂茲制久絕先朝因循未遑釐改今宜班祿罷諸商人以簡人事戶增調絹二疋穀二斛九升以爲官司之祿均預調爲二疋之賦卽兼商用祿行之後贓滿一疋者死俸以十月爲首每季一請後以軍興用不足又詔百官祿四分減一以充軍用至明帝時于忠當國欲結人心乃悉復所減之數此魏制官俸之大概也按文成詔中所謂商賈邀利刺史分潤孝文詔中所謂罷諸商人以

簡人事蓋是時官未有祿惟藉商賈取利而抽分之至見于詔書則陋例已習爲常矣崔寬并交結盜魁爲受納之地既取利于商賈自并及于盜賊亦事之所必至也上下交征如此何以立國哉

後魏刑殺太過

後魏起北方專以刑殺爲政令自猗盧爲代王卽嚴刑峻法諸部人多以違命得罪凡後期者舉部戮之或有宗室相攜悉赴死所或問何往曰當就誅戮其威嚴如此道武帝以秦王觚使於燕爲所害及克中山收害觚者傅高弼程同等皆夷五族以大刃挫殺之其討劉衛辰收其子弟宗黨無少長五千餘人盡戮死末年每朝

臣至前迫其舊惡輒殺之其餘或以顏色動變或以喘
息不調或以行步乖節或以言詞失措皆以爲懷惡在

心變見於外乃手自毆擊死者皆陳天安殿前

漢武帝嘗有
神巫胡帝嘗

有暴禍惟滅清河殺萬人乃可免帝乃滅清河一郡書手自殺人欲其數滿萬或乘
筆手劍擊榜益者屬一人死一人代每一行死者數十有愛妾名萬人與帝于清河
王籍私通惧率發乃殺帝臨死始
極清河萬人之數在此二人也太武帝雖詔有司按律令務求

厥中

策本

然如崔浩之誅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

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親黨盡夷其族甚至僮吏

亦夷五族同修史者亦族誅

浩傳

史臣謂太武果於刑戮

後多悔之則亦仍其祖父舊法也至孝文帝始詔一人

爲惡殃及合門朕所不忍自今非謀反大逆及外奔者

罪止其身尋又詔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者止一門門

誅者止其身於是刑戮稍減然自先世以來冤死者已不可數計矣按猗盧爲其子六修所弑道武爲其子紹所弑及身之報已屬顯然其後亡國時北齊文宣帝問元韶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爲王莽誅諸劉不盡文宣乃誅諸元世哲景武等二十五家男子無少長皆斬所殺三千人餘十九家並禁之韶亦入地牢絕食嚼衣袖而死尋又大誅元氏壯者斬東市嬰兒投於空中以槩承之悉投屍漳水剖魚者多得爪甲都下爲之久而不食魚文宣嘗令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鳶以飛最遠者免死元黃頭獨能至紫階宜得免矣仍付御史獄餓死凡昭減以下並無遺焉然則元魏之後竟無遺種實好殺之

報也高允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斐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數况凡人乎後周宇文氏之後爲隋所誅殺殆盡史臣亦謂清宮制勝闔城孛戮茹茹歸命盡種誅夷周祚不永或由於此是則天道之報施固有昭然不爽者也

按族誅之法本起於秦漢高祖入關所謂父老苦秦苛法誹謗者族是也後漢書楊終疏亦言秦政酷烈

一人有罪延及三族

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
張晏曰父母妻子兄弟也

是族誅本秦

酷政漢高約法三章則已除之然韓彭之誅皆夷三族購季布敢匿者罪三族捕賈高等敢有隨者罪三族是仍未嘗除也故崔實政論謂高祖使蕭何定律

有夷三族之令至文帝始除之楊終疏所謂文帝至仁除去收孥是也然文帝雖除而其後如李陵王溫舒等仍坐罪族誅則此刑故在至魏晉之際益慘酷無人理司馬懿誅曹爽支黨皆夷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爽傳王凌之妹爲郭淮妻凌被誅淮五子向淮叩頭流血淮不能忍乃致書懿免之淮傳母卹儉之誅其子向妻荀氏應坐死其兄顛乞其命乃詔離婚而荀氏所生女已嫁劉子元亦當坐死以懷妊在獄荀氏乞爲婢以贖女命按荀氏之女則儉孫女也而亦不免是誅及四族矣司馬氏之酷如此程威乃上議曰已出之女父母有罪既須追刑夫黨見誅又須從戮是一人之身內外受

辟男不得罪於他族女獨嬰禍於二門事屬不均請
在室者從父母之誅出嫁者從夫家之罰乃改此制

晉書刑
法志

其後解結被戮其女適裴氏者明日當嫁而禍

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活爲亦坐死
夫以將嫁而夫家來認之卽可不死則已稍輕於母
卽儉之案矣然一人有罪害及無辜秦漢以來以此

法枉殺者不知凡幾又況後魏之誅及五族耶

魏雅內
宗曰族

母妻則曰黨是古所謂族者專指宗姓而言故孔安國稱尚書九族謂自高祖
至元孫卽喪服小記所云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也後世乃誤以父母妻爲三族
以致濫殺益多顧望人謂始於此卽以爲父母從母及妻父母始之子姪
母之子女之子當之然漢書張晏云族卽父兄弟也如淳註謂曰父
族母族妻族也則此誤不自杜預始至今漢司馬氏之誅曹爽王凌母卽儉雖
極慘毒然尙止及於姊妹及女子之適人者至魏太武之誅崔浩并及於盧
氏郭氏柳氏皆戎其族則於木族之外延及於母黨妻黨出嫁
之女察安知非如淳杜預之註之遺害耶故著筆不可不慎也

魏以奄人爲外吏

後魏多以奄人爲外吏楊範傳胡靈太后臨朝中官貴者皆許以方岳故宦寺多爲外吏今考魏書不自靈太后始也蓋魏時籍沒之制甚嚴凡官吏有罪者一經籍沒則婦女入掖廷男子小者卽爲奄寺故其中往往有士人子孫知義理有才具者如仇洛齊其祖本殿中侍御史洛齊在太武時爲奄人因綾羅戶不屬守宰多隱漏乃奏請悉歸郡縣後出爲冀州刺史有能名王瑀先世晉豫州刺史瑀被刑入宮歷事數朝志在公正出爲冀州刺史年老致事孝文時隨遷洛以家貧特蒙賜帛趙黑先世本晉平遠將軍黑沒爲奄人官選部尙書能

自謹厲當官任舉頗能得人獻文欲傳位京兆王子推
黑願以死奉太子孝文以是得立後出爲定州刺史克
己清儉憂濟公私有欲行賂者黑曰高官厚祿足以自
給收賣公營私耶孝文聞之特賜絹穀孫小父木姚秦
護軍守城殉節小没入宮刑後出爲并州刺史州內四
郡百餘人詣闕頌其政化後遷冀州刺史清約自守當
時牧伯無能及他如抱疑以忠謹被擢後因老疾乞外
祿乃出爲涇州刺史自以故老前宦爲政多守法王質
解書學出爲瀛州刺史在州十年風化粗行察奸糾隱
究其情狀民庶畏服之此皆在靈太后之前而闔寺爲
吏亦有能勤于其官者自靈太后後楊範爲白水太守

王溫爲鉅鹿太守瀛州刺史然皆無可稱蓋亦視朝政之盛衰爲賢否朝政肅則刑餘爲吏亦能砥節奉公朝政弛則士大夫亦多貪縱况此輩乎

俱見魏書
奄官傳

魏孝文遷洛

魏孝文帝以國俗沿上世之陋欲遷洛以變舊風恐大臣不欲乃發京師步騎百餘萬南伐至洛陽帝戎服執鞭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請停南伐帝曰今者之舉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若不南伐便當都洛乃議遷移之計次年至平城宮部分遷畱又臨太極殿喻在代諸臣遷移之略本時舊臣多不欲行帝先與彭城王澄議之謂平城乃用武之地非可興文須光宅中原澄

力贊之乃決

帝

帝又謂元贊等曰朕爲天子何假中原

欲令卿等子弟博見多智耳若永居恆北卿等子弟不

免而墻也

廣陵王
羽傳

又嘗問于烈遷留孰使烈對曰聖略深

遠非愚管所及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中半耳帝

曰卿不鳴異同朕深感不言之益

烈傳

時穆泰陸叡以畏

遷謀反泰欲推陽平王躋爲主事敗賜死

泰傳

遷洛後太

子恂守金墉畏河南暑熱召牧馬欲輕騎奔代元徽勒

門阻之乃止帝遂廢恂爲庶人尋亦賜死

恂傳

帝引見朝

臣詔斷北語一從正音年三十以上習性已久或不可

革三十以下見在朝之人語音不許仍舊違者免所居

官又詔革衣服之制嘗出行見婦女仍夾領小袖乃責

咸陽王禧等

傳

又詔遷洛人死者葬河南不得還北於

是代人南遷者皆爲洛陽人又詔改國姓爲元氏

本紀

蓋

帝優於文學惡本俗之陋欲以華風變之故不憚爲此舉也然國勢之衰實始於此一傳而宣武再傳而孝明而鼎祚移矣蓋徒欲興文治以比於古帝王不知武事已漸弛也其先道武帝遣賀狄干至秦爲姚興所留因在長安讀書通尙書論語舉止似儒者後歸道武見其類中國人遂殺之

魏

明元帝時或言國家當遷都鄴崔

浩曰非計也今居北方若山東有事則輕騎南出誰知

多少百姓望而遠服此國家威制四夷之長策若南徙

則種人不滿諸州之地參居榛林之下不服水土疾疫

死傷情見事露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則聲實俱損矣
此又開國君臣之深識遠慮也

顧寧人言中國風俗多有不如外蕃者遼史言契丹
生計仰給畜牧績毛飲漚以爲衣食徂習勞事不見
紛華故家給人足戎備完整金史世宗曰女直舊俗
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者老接賓客皆出
自然乃禁女直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人衣裝犯者
抵罪又曰遼不忘舊俗朕以爲是海陵習學漢人是
忘本也若依國家舊風乃長久之計也金史食貨志
亦謂金中葉以後鄙遼儉樸襲宋繁縟之文又懲宋
寬柔用遼操切之政是棄二國之所長而專用其所

十二身卷言 卷四
短迄金之末國用易竭民心易離實由于此作法不
慎變法以救其弊祇益甚焉此又操化權者所當加
意也

魏孝文帝文學

古今帝王以才學著者曹魏父子蕭梁父子爲最然皆
生自中土績學少年惟魏孝文帝生本北俗五歲卽登
帝位此豈有師儒之訓執經請業如經生家所爲乃其
聰睿夙成有不可以常理論者史稱其雅好讀書手不
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
老尤精釋義才藻富瞻好爲文章詩賦銘頌在典而作
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

以後詔冊皆帝文也餘文章尙百餘篇史論亦謂帝欽
明稽古煥乎其有文章證之以經天緯地信不虛也今
就各列傳所散見者撮敘之帝宴宗室于皇信堂命任
城王澄爲七言連韻詩帝往復極歡乃罷帝征懸瓠
賜宴與從臣聯句帝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
隅獨未照彭城王勰曰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
混日外鄧懿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歷
邢巒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鄧道昭
曰皇風一鼓兮九地仰戴日依天清六合帝又歌曰遊
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帝乃命邢巒總集
敘記巒馮熙造寺于北邙山賈元素作碑文帝遊寺見

之稱爲佳作熙卒帝親爲作誌銘傳帝以馮誕爲司徒

親爲製三讓表并啟將拜又代爲謝章誕卒又親爲碑

文及挽歌皆窮美盡哀傳又常遊幸憇大松下謂彭城

王勰曰汝可作詩比至吾間令就也勰去帝十步且行

且作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河如昔風雲與古同

未至帝所已成帝又嘗御清徽堂與羣臣講喪服李彪

曰古未有人君親講喪禮臣得親承音問千載一時傳

劉昶出鎮彭城帝賜以御集曰雖則不文然欲罷不能

故以相示聊爲一笑傳崔挺至行在帝謂曰別卿以來

修焉二載吾所綴文已成一集今當給卿副本傳挺可見

帝深於文學才藻天成有不能自諱者雖亦才人習氣

然聰睿固不可及已其急于遷洛欲變國俗而習華風
蓋發于性靈而不自止也

廿二史劄記卷十五

陽湖 趙翼 雲崧

北朝經學

六朝人雖以詞藻相尙然北朝治經者尙多專門名家蓋自漢末鄭康成以經學教授門下著錄者萬人流風所被士皆以通經績學爲業而上之舉孝廉舉秀才亦多於其中取之故雖經劉石諸朝之亂而士習相承未盡變壞大概元魏時經學以徐遵明爲大宗周隋間以劉炫劉焯爲大宗按北史儒林傳遵明講鄭康成所著易以傳盧景裕崔瑾是遵明深於易也尙書之業遵明所通者鄭注之今文後以授李周仁等是遵明深於尙

書也三禮並出遵明之門傳李鉉祖勢熊安生是遵明
深於禮也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乃晉永嘉舊本
遵明讀之手撰春秋義章三十卷河北諸儒能通服氏
春秋者並出徐生之門遵明是遵明又深於春秋也至隋
劉焯於賈王馬鄭章句多所是非著有五經述議行世
與劉炫齊名時稱二劉炫尤博學多識韋世康問其所
能炫曰周禮禮記毛詩尙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
王何服杜等註凡十三家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
功差少在朝知名之士七十餘皆謂炫所陳不謬是炫
之深於諸經也其時治經者各有師承如李鉉從李周
仁受毛詩劉子猛受禮記房蚪受周官儀禮鮮于靈馥

受左氏春秋又受業徐遵明者五年楊注受禮於沈重
受漢書於劉臻劉焯亦受詩於劉軌思受左氏傳於郭
懋問禮於熊安生又以劉智海家多墳籍就之讀十年
此可見諸儒師資有自非同後世稱耳販日之學也其
業既成則各有所著以開後學如劉芳撰鄭元所註周
官儀禮音干寶所註周官音王肅所註尚書音何休所
註公羊音范甯所註穀梁音韋昭國語音各一卷衛冀
隆精服氏左傳難杜預春秋六十三事賈思同又駁冀
隆乖錯者十餘條姚文安難服虔左傳解七十七條名
曰駁妄李崇祖申明服氏名曰釋謬劉獻之撰三禮大
義四卷三傳畧例三卷毛詩序義一卷李鉉撰孝經論

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
沈重著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義三十五卷禮記義三
十卷毛詩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五卷周禮音儀禮音
各一卷禮記音毛詩音各二卷樊深撰孝經喪服問各
一卷七經異同三卷熊安生撰周禮禮記義疏各三十
卷樂遜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
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劉炫著春秋攻昧十卷
五經正名十三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二十卷毛
詩述議四十卷魯世達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三卷張
仲撰春秋義畧異於杜氏者七十餘事及喪服義三卷
孝經義三卷論語義三卷此又可見當時治經者各有

心得筆之于書非如後世記問掇拾之學也其所以多
務實學者固由於士習之古亦上之人有以作典之梁
越通經道武帝命授諸皇子經官上大盧醜當太武
帝監國時入授經後以師傅恩賜爵濟陰公張偉當太
武時以通經官中書侍郎張靈暉通經南陽王綽奏以
爲王師官三品孝文帝尤重儒學尊三老五更又開皇
子之學劉芳李彪諸人皆以經書進用董微通經宣武
帝徵入璇華宮爲諸王師此元魏之崇尚經學也李鉉
邢峙皆以通經齊文宣帝詔授太子經馮敬德博學武
成帝爲後主擇師命爲侍講其子元熙又以孝經授緯
太子此高齊雖荒亂亦尙知以經術訓子也周武帝以

沈重經學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熊安生在齊
精三禮周武帝滅齊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怪之安生日
周帝崇儒重道必來見我已而果至樂遙通經節閔帝
命爲小師氏自譙王儉以下並束修行弟子禮此宇文
周之崇尚經學也

以上俱見
各本

下至僭偽諸國亦有重儒術

者姚興時者儒姜龕淳于岐等經明行修教授長安諸
生皆自遠而至興每引龕等講論道藝胡辨講授洛陽
關中諸生赴之者輿勒關尉勿稽其出入於是學者咸
勸儒風振焉劉延明深於經學涼武昭王以爲儒林祭
酒及沮渠蒙遜平酒泉亦躬往致禮至牧犍又尊爲國
師親自致拜焉蒙遜平酒泉時又以宋繇博通經籍特

擢之曰不喜克李氏喜得宋繇耳蒙遜又以闕駟通經甚重之常令在左右訪以政事牧犍待之愈重又程駿有文學牧犍擢爲東宮侍講皆見晉書載記可見北朝偏安竊據之國亦知以經術爲重在上者旣以此取士士亦爭務於此以應上之求故北朝經學較南朝稍盛實上之人有以作興之也

南朝經學

南朝經學本不如北兼以上之人不以此爲重故習業益少統計數朝惟蕭齊之初及梁武四十餘年間儒學稍盛齊書劉瓛傳謂晉尙元言宋尙文章故經學不純齊高帝少爲諸生卽位後王儉爲輔又長於經禮是以

儒學大振建武以後則日漸衰廢梁書姚察論曰崔伏
 何嚴等遭梁之崇儒重道皆至高官稽古之力諸儒親
 遇之陳書儒林傳序亦謂梁武開五館建國學置博士
 以五經教授帝每臨幸親自試胄故極一時之盛陳初
 未遑勸課間有以經學名者亦皆梁之遺儒云益可見
 經學之盛衰總由於上之輕重也今并敘南朝經學諸
 儒所著述於此伏曼容著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論語義
 何佟之著禮義百餘篇嚴植之撰凶禮儀注四百七十
 九卷賀瑒著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其子革亦通三
 禮又兼治孝經論語毛詩左傳崔靈恩集註毛詩二十
 二卷集註周禮四十卷三禮義宗四十七卷左氏經傳

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孔子祚著尙書義二十卷集註尙書三十卷續朱昇集註周易一百卷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皇侃撰論語義十卷何允著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卷禮答問五十五卷王元規著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卷孝經義二卷左傳音三卷禮記音三卷張譏撰周易義三十卷尙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二十卷孝經義八卷論語義二十卷顧越著喪服毛詩孝經等義疏四十卷沈不害著五禮儀一百卷而宋懷方戚袞并自魏入梁以名其家懷方自魏携儀禮禮記疏秘惜不傳臨死謂家人曰戚

袞若來以此付之否則殉葬戚袞在梁亦著三禮義記
遭亂亡失惟禮記義四十卷行於世其時自北來者崔
君恩宋懷方戚袞外尚有孫祥蔣顯等並講學而音辭
鄙拙惟盧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是可見梁武之世不
特江左諸儒崇習經學而北人之深於經者亦聞風而
來此南朝經學之極盛也

後魏多家庭之變

穆帝爲其子六脩所弑昭成帝爲其子實君所弑道武
帝爲其子清河王紹所弑太武帝爲中常侍宗愛所弑
獻文帝爲其母文明太后所害孝明帝亦爲其母胡太
后所害統計後魏諸帝不得令終者凡六人而禍皆出

於家庭之間蓋剛戾性成其俗固然也

魏齊諸帝皆早生子

魏道武帝十五歲生明元帝景穆太子十三歲生文成
帝文成十五歲生獻文帝獻文十三歲生孝文帝北齊
後主緯十四歲生子恒緯弟儼被誅時年十四已有遺
腹子四人按高澄年十二尙魏孝靜帝妹馮翊長公
主蓋魏齊之間皇子皆早娶故生子亦早

魏諸帝多幼年卽位

魏道武帝年六歲卽位太武帝十六歲卽位文成帝十
三歲卽位獻文帝十一歲卽位孝文帝五歲卽位宣武
帝十七歲卽位孝明帝六歲卽位

元魏時人多以神將爲名

北朝時人多有以神將爲名者魏北地王世子名鍾葵元義本名夜叉其弟羅本名羅刹孝文時又有奄人高菩薩爾朱榮子一名叉羅一名文殊梁蕭淵藻小名迦葉隋時漢王諒反其將有喬鍾葵隋末有賊帥宋金剛唐武后時嶺南討擊使上二闕兒一曰金剛一曰力士卽高力士也

財婚

魏齊之時婚嫁多以財幣相尚蓋其始高門與卑族爲婚利其所有財賄紛遺其後遂成風俗凡婚嫁無不以財幣爲事爭多競少恬不爲怪也魏文成帝嘗詔曰貴

族之門多不奉法或貪利財賄無所選擇令貴賤不分
虧損人倫何以示後此可見財婚由來久矣封述傳述
爲子娶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猶競懸違述忽
取所供像對士元打碎爲誓士元笑曰封翁何處常得
此應急像須誓便用述又爲次子娶盧莊女述訴府云
送騾乃嫌脚踏評田則云城薄詞器又嫌古廢皆爲財
聘以致紛紜可以見是時習尚也

高門士女

北齊書郭瓊以罪死其子婦范陽盧道虞女也沒官齊
神武以賜陳元康爲妻元康地寒時人以爲殊賞云康孫
奉爲神武所寵賜妻韋氏旣士人女兼有色貌時人榮

之

傳

魏太常劉芳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其夫家皆坐事

齊文宣並以賜魏收爲妻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

收傳

魏齊斗秤

漢書匈奴傳嚴尤諫王莽伐匈奴曰調兵出塞計一人
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晉書傅元傳魏初課田功白田
收十餘斛水田收至數十斛宋書劉劭傳每二萬人歲
食米四十八萬斛此非古人所食之多田之所收者廣
也乃古之斗斛小耳又晉摯虞傳陳緄掘地得古尺尙
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尺爲準是古時尺度亦短
其大斗長尺及重秤則起於魏齊周隋之間孔穎達正
義魏齊斗秤於古二而爲一周隋斗秤於古三而爲一

顧寧人所謂古今斗尺權量之一大變局也然卽以魏而論其制亦先後不同魏初斗秤亦大自孝文帝遷洛後詔改長尺大斗依周禮制度班之天下本紀是斗秤全以古制爲準並無所謂以二爲一也孝文之後又日漸加增按張普惠傳孝明帝時尙書欲復綿麻之征普惠疏曰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本以愛民而軍國需綿麻之用故絹上加稅綿八兩布上加稅麻十五斤其時百姓免長尺大斗重秤之苦故樂於供輸其後尺漸長濶而綿麻又徵以致百姓嗟怨自後大臣不知去其幅廣度長及秤重斗大而特免綿麻之征以苟悅天下之心所謂悅之不以其道也然則魏斗秤自孝文改從

周制後仍未久而變穎達所謂二而爲一者蓋宣武孝明時已變之制也餘見陔餘叢考

假官

後魏孝靜帝時吏部令史張永和崔潤等僞假人官事覺乳檢首者六萬餘人紀本此在荒亂之朝吏弊官邪固無足怪至隋文帝以綜核爲政宜無敢有作僞者矣乃有向道力者僞作高平郡守將之官薛胄遇諸途疑之使主簿按問有徐俱羅者先爲海陵郡守已爲道力所代秩滿而公私未悟俱羅亦曰道力已代我一任使君豈容疑之胄不聽遽收道力道力果引服傳郡守非卑秩任滿非暫時乃作僞而莫之悟亦可見法網之疎矣

然亦有不可信者彼既爲僞守則真守何在豈肯聽人之假冒數年而不出理者恐作史者之謾聞也

周隋唐皆出自武川

兩間王氣流轉不常有時厚集其力於一處則帝王出焉如南北朝分裂其氣亦各有所聚晉之亡則劉裕生於京口蕭道成蕭衍生於武進之南蘭陵陳霸先生於吳興其地皆在數百里內魏之亡則周隋唐三代之祖皆出於武川宇文泰四世祖陵由鮮卑遷武川陵生系系生韜韜生肱肱生泰是爲周文帝楊堅五世祖元素家於武川元素生惠徽惠徽生烈烈生禎禎生忠忠生堅是爲隋文帝李淵三世祖熙家於武川熙生天賜天

賜生虎虎生眈眈生淵是爲唐高祖區區一彈丸之地
出三代帝王周幅員尙小隋唐則大一統者共三百餘
年豈非王氣所聚頌大繁滋也哉

北齊以廝役爲縣令

後魏光宅中原頗以吏治爲意！元帝神瑞元年詔
使者巡行諸州閱守令資財非自家所資悉簿爲賍二
年又詔刺史守令惰逋今年租調者罰出家財以充不
得征發於民末武帝行幸中山免守宰貪污者數十人
神麇元年以天下守宰多非法精選忠良悉代之太延
三年又詔天下吏民得告守令之不法者是皆能整飭
官吏不至狠濫及其末造國亂政消權移於下遂至宰

縣者多廝役士流皆耻爲之入北齊其風更甚僕射元
文遙深見其弊奏縣令乃治民之官請革其選於是密
令搜揚貴游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乃召集神武
門外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諭遣之士人爲縣
自此始元文遙傳自是李仲舉盧昌衡等八人以門資並見
徵用仲舉爲脩武令人號曰寬明昌衡爲平恩令人號
曰恩明時稱盧李之政李仲舉傳以親民之官而寄之廝役
衰亂之朝何事蔑有此亦可以觀世變也

按晉書趙王倫篡位時奴卒廝役亦加爵位每朝會
貂蟬滿座時人語曰貂不足狗尾續又會稽王道子
傳孝武不親萬機與道子酣飲妯娒尼僧尤爲親昵

竊弄其權許榮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凡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臧獲之徒無鄉邑品第皆得用爲郡守縣令云云嬖人趙牙出自倡優道子以爲魏郡太守茹千秋本捕賊吏爲諮議參軍是又在北齊以前故事也

齊文宣帝能預知

齊文宣帝沉湎於酒昏醉如癡沉酣旣久遂虧本性然時或發言屢中故時人謂之神靈嘗問泰山道士曰吾得爲幾年天子答曰得三十年帝謂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乎吾甚畏之果以天保十年十月十日崩先是帝令邢邵爲太子制名名殷字正道文宣尤之

曰殷家兄終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邵懼請
改名帝不許曰天也因謂昭帝昭曰奪時但奪慎勿殺
也後殷卽位未一年爲孝昭所廢尋又害之定州城
西門久閉不開文宣過之或請開門文宣不許曰當有
聖人啟之後隋文帝從周武平齊除定州總管至定州
開此門入人莫不驚異後果登大位本紀

北齊宮闈之醜

古來宮闈之亂未有如北齊者神武以草竊起事本不
知有倫理魏莊帝后爾朱氏榮之女也建明帝后小爾
朱氏兆之女也以及魏廣平王妃鄭氏名大車任城王
妃馮氏城陽王妃李氏皆魏宗室之妃魏亡後神武一

一納之是開國之初已肆情蕩檢長子文襄

高踵其淫

風以薛寘妻元氏有色迎入欲通之元氏正詞哭拒文

襄使崔季舒送付廷尉罪之陸操曰廷尉守法須知罪

狀文襄怒以刀環築操又高慎妻美文襄挑之不從衣

盡破裂奔以告慎慎遂降西魏慎妻不及從入逆口中

文襄盛服見之乃從焉又納孫騰妓元玉儀封琅琊公

主玉儀姊靜儀黃門郎崔括妻也文襄奪之亦封公主

括由是見擢文襄又與神武妃鄭氏

即

私通爲婢所告

賴司馬子如掩覆而事寢文襄又烝於神武之妻孀孀

公主生一女此文襄之所爲也文宣

高

篡位後文襄后

元氏居靜德宮文宣曰兄昔竊我婦我今須報乃淫於

后崔修妻王氏文宣幸之納爲嬪嬙女薛氏舊爲清河
王岳所好尋入宮爲嬪又納其姊後帝知其曾與岳通
姊妹俱被殺永安王浚上黨王渙帝親弟也使蒼頭劉
郁捷殺浚卽以浚妃妻之馮文洛殺渙卽以渙妃妻之
凡高氏婦女無親疎皆令左右亂交之帝又自呈露以
示羣下此文宣之所爲也武成帝高踐祚以文宣后李
氏有容德逼與淫亂曰若不許我當殺爾兒紹德后懼
從之後有娠紹德至悶不得見紹德慍曰姊姊腹大故
不見我齊中呼
母爲嬪姊后慚由是生女不舉武成怒曰爾殺我女
我何爲不殺爾兒遂對后築殺紹德并裸后而撻之送
妙勝寺爲尼武成又納魏靜帝嬪李氏文宣嬪王氏及

文宣所幸彭樂女任祥女皆爲夫人此武成之所爲也
一門之中父子兄弟俱荒於色如此何以垂法宜乎宮
闈相習成風如神武在時鄭妃已通於文襄及後廢
蠕公主亦爲文襄所烝而文襄后又爲文宣所污文宣
后又爲武成所污甚至武成后胡氏當武成時已與閹
人褻狎又與和士開握槊遂通士開武成崩後后數詣
佛寺與沙門曇獻通僧徒至戲曇獻爲太上後主聞太
后不謹而未之信見太后有二尼侍召之則男子也於
是尼及曇獻俱正法齊亡後胡后入周恣行奸穢孝昭
帝高在位時尚無穢行其后王氏齊亡後亦入周宮中
隋文帝作相始放還山東後主緯於宗族中尙無帷薄

之混史謂其稍優於武成然國亡後其后斛律氏先廢
爲尼者改嫁元仁爲妻繼后胡氏亦改嫁所寵宮婢馮
小憐曾立爲后後主向周武帝乞之武帝仍以賜後主
後主遇害以小憐賜代王達譖達妃幾死隋文帝以賜
達妃兄李詢令着布裙配春詢母逼令自殺此妃后之
辱也又後主庶兄南陽王綽妃鄭氏入周宮爲武帝所
幸後主母弟儼妃李氏曾進封楚帝后至是亦改嫁焉
他如浚渙之妃爲蒼頭所辱神武又有子華山王疑最
孱弱其妃王氏亦與蒼頭姦疑知而不能禁後事廢王
氏賜死可見北齊中葺之醜本習爲故常恬不知怪而
天道之報施所謂淫人妻女妻女淫人者亦昭然可見

也觀後周諸帝后當隋革命後俱無失節者孝閔帝后元氏出居里第武帝后阿史那氏至開皇中殂又后李氏出家爲尼改名常悲宣帝楊后隋文帝女也帝欲奪其志不許又有四后朱氏陳氏元氏尉遲氏皆出家爲尼朱名法淨陳名華光尉遲氏名華首皆完節待死絕無醜聲良由宇文泰開國時早能尊用周禮家庭之內不越檢閑故雖亡國而無遺玷然則整飭人物之主可不納身於軌物哉

北齊百官無妾

元孝友傳疏言將相多尙公主王侯率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爲常舉朝畧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父母嫁女

必教之以姘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以刼制爲婦德能
姘爲女工自云受人欺畏人笑我可見是時風俗如此
按西漢時王吉上疏言漢家故事列侯尙公主諸侯
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拙於婦逆陰陽之位故
多女亂是漢時已有此陋習

北齊有賢闈

北齊有宦者田敬宣年十四五好讀書旣爲闈寺得暇
便至文林館問書之外無他語見古人節義事未嘗不
感激沉吟後主絳懼周師之逼奔於青州使之偵伺爲
周軍所獲問後主所在給曰已去捶之每折一肢辭色
逾厲竟斷四體而卒宦寺之賢世所傳不過呂強張承

業而不知尙有此人也故特表而出之

誦經獲報

佛教在六朝時最爲人所信嚮各史所載雖似近於怪妄然其教一入中國卽能使天下靡然從風是必實有聳人觀聽者非徒恃談空說寂也今略撮於左徐義爲慕容永所獲埋其足於土中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土開械脫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於楊佺期晉書宋王元謨棄滑臺將爲蕭斌所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旣覺誦之明日將就戮忽傳旨停刑宋書王元謨傳後魏崔浩非毀佛法其妻郭氏敬好釋典浩怒焚而投灰於廁中後浩以史事族誅人以爲謗佛之報魏書崔浩傳漢明帝時西

域以白馬馱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形製古樸
世以爲古物歷代寶之韓賢故斫破之未幾因戰爲敗

兵斫脛而死論者謂因破經函致禍

魏書

魏孝文囚道

人法秀加以籠頭鐵鎖無故自脫

南齊書

盧景裕繫獄至

心誦經枷鎖自脫時又有文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誦

經覺時如所夢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

遂行號曰高王觀世音經

北齊書盧景裕傳

張元以祖喪明誦藥

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乃請七僧燃七燈轉藥師經誓

以燈光普施法界如此七日夜夢老翁以金錐療其祖

目三日後左目果明

北史孝行傳

盧光從周文帝狩於檀臺帝

遙指山上謂羣公曰有所見否咸曰無所見光獨曰見

一沙門帝曰是也令光於沙門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
得瓦鉢錫杖各一帝因立寺焉

周書盧光傳

後梁甄元成有罪

當誅蕭譽誓不殺誦法華經人元成素誦此經遂得免

啓後見之曰甄公好得法華經力覺此皆載於正史未

必盡誣蓋一教之興能聳動天下後世者其始亦必有

異人異術神奇靈驗如佛圖澄鳩摩羅什之類能使人

主信之士大夫亦趨之是以震耀遍天下而流布於無

窮不然則何以起人皈依也然則史所記誦經獲報諸

事或當時實有之非盡誣也今錄鳩摩羅什及佛圖澄

二傳於後

鳩摩羅什在胎時其母慧解異常年七歲母遂與同

出家羅什日誦千偈偈三十二言凡三萬二千言母亦自通後專以大乘爲化學者皆師之年二十龜茲王迎之其母辭去謂羅什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傳之東土惟爾之力母至天竺道成進登第三果苻堅聞羅什名密有迎之之意太史奏有星見外國當有大智入輔中國堅遣呂光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卽驂送之光軍破龜茲城獲羅什俱還涼州

光攻龜茲夜夢金甲人飛

出城外光曰此所謂佛也胡神出則城必破矣遂攻克之

光父子不信其道姚興迎之入秦

羅什覽中土舊經多有紕繆興乃使沙門僧叡等翻譯傳寫羅什好大乘志在敷演每歎深識者寡惟爲興著實相二論興贈以宮女一交而生二子諸僧多

欲效之取妻羅什聚針盈鉢謂諸僧曰若能效我食

呂纂書與羅什圖棋於其

此者乃可畜室耳因食針盡諸僧愧服乃止

棋子曰所胡奴頭羅什曰不所胡奴頭胡奴頭人頭後纂為呂超所殺胡奴超小字也事見晉書載記

佛圖澄誦神咒能

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夜則拔絮孔中

出光照一室又常至流水則從腹孔中引出五臟六

腑洗之仍納腹中又能聽鈴音占吉凶無不驗石勒

召試以道術卽取鉢盛水咒之鉢中出青蓮花光色

耀目勒以此信之勒嘗有意害澄澄輒避去語弟子

曰若將軍來召則荅云不知所在使者果然還報勒

驚曰吾有惡意澄輒知之因悔思見澄澄明日造勒

勒問昨夜何避澄曰昨公有惡心故避今有善意故

來襄國城外水源竭勒問何以取水澄曰今當救龍
取水乃至故泉源燒香祝數百言水泫然微流有小
龍隨水而來有頃水大至墮壑皆滿段末波來攻兵
勢甚盛勒頗懼澄曰鈴音云明日當擒末波已而果
然劉岳來攻石虎拒之岳保石梁塢澄在襄國忽曰
昨日亥時岳已被執已而果然劉曜攻洛陽石勒將
救之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謂
此行捉得曜也勒果擒曜勒愛子斌暴死勒告澄澄
取楊枝沾水洒之執斌手曰可以起矣斌遂活澄在
鄴常遣弟子法常至襄國途遇其弟子法佐夜談言
及和尚法佐歸澄卽笑曰昨夜與法常共說汝師耶

佐愕然懼懺也。是國人相語莫起惡心和。尙知汝澄之所在，莫敢向其方面涕唾者。澄將死，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起，已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遂卒後，有人見澄入關，石虎掘其塚視之，惟有一石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因遇疾而死，果大亂。

後周詔誥用尙書體

漢武冊封三王詔本彷彿尙書體，見稽少孫所補史記。及漢書武五王子傳，王莽好彷彿尙書，作詔誥，今見于漢書。翟義傳者，居攝時，莽因翟義等起兵，匡復漢室，莽大懼，乃依周書作大誥，曰：「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

大諾爾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事不弔
天降喪于趙傅丁董洪惟我幼冲孺子當承繼嗣無疆
大愿服事予未遭其明愆能道民于安况其能往知天
命熙我念孺子若涉淵冰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以
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予豈敢自比于前人天降威
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攝寶龜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迺
紹天明意詔予卽命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反虜翟義
擅興師動衆曰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予是動
嚴鄉侯信誕敢犯亂祖宗之序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
我國有眚災使民不安是天反右我漢國也粵其聞日
宗室之隳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夫予敬以終于此謀

繼嗣圖功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曰予得吉卜予惟汝于伐東郡嚴鄉連播臣爾國君或者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靜亦惟在帝宮諸侯宗室于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帝不違卜故予爲冲人長思厥難曰嗚呼義信所犯誠動緣寡哀哉予遭天役遺大解難予身以爲孺子不身自卹予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太皇太后承順天心成居攝之義皇太子爲孝平皇帝子年在襁褓宜且爲子知爲人子道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恩畜養成就加元服然後復予明辟熙爲我孺子之故予

惟趙傅丁董之亂遊絕繼嗣變剝適庶危亂漢朝以成
三厄隊極厥命嗚呼其可不旅力同心戒之哉予不
敢僭上帝命天休于安帝室與我漢國惟卜克綬受茲
命今天其相民况亦惟卜用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
之右陰精女主聖明之祥配元生成以祐我帝室以安
我大宗以紹我後嗣以維我漢功厥害適統不宗元緒
者辟不違親辜不避戚夫豈不愛亦惟帝室是以廣立
王侯並建曾元俾屏我京師綏撫宇內天茲勞我成功
所予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肆予告我諸侯王
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天輔誠辭天其累我以民予曷
敢不于祖宗安人圖功所終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予

害敢不于祖宗所受休輔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厥
父蒞厥子搆而獲之予害敢不于身撫祖宗所受大命
予永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若裔夫予害敢不終予晦
天亦惟休于祖宗予害其極卜敢不卜從率寧人有旨
黷土况今卜并吉故予大以爾東征命不僭差卜陳惟
若此云云文句全用尙書此蓋劉歆等爲之弄筆也字
文泰在西魏當國時從蘇綽之言官制仿周禮詔誥亦
仿尙書其官制至魏恭帝時始奏行之而詔誥則大統
中已大變駢麗之習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命蘇綽作
大誥頒行之自後文筆皆依此體其詞曰惟中興十有
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六月丁巳皇帝朝格

於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羣公
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敷祖宗之靈命稽於先
王之典訓以大誥於爾在位昔我太祖神皇帝肇膺明
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
祖誕敷文德龔惟武考不實其舊自時厥後陵夷之弊
用興大難於彼東邱則我黎人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纘
戎下武夙夜祇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
撥於王庭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通訓曰天生蒸民
罔克自又上帝降鑒椒聖植元后以又之惟時元后弗
克獨又博求明德命百辟羣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
之命官惟以卹民弗惟逸念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

惟屬上下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其彛訓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迺又今台一人膺天之
 設能降元后股肱百辟又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
 職嗚呼夫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于政何弗敦嗚呼艱
 哉凡爾在位其敬聽朕命命討高歡時誓師曰與爾有
 眾奉天威誅暴亂惟爾士整爾甲兵戒爾戎士無貪財
 以輕敵無暴民以作威用命則有賞不用命則有戮爾
 眾士其勉之其黜廢帝而立恭帝也又命盧辨作誥諭
 羣臣曰嗚呼我羣后暨爾眾士維文皇帝以襁褓之嗣
 託于予訓之誨之庶厥有成而予罔能變厥心庸暨乎
 廢墜我文皇帝之志嗚呼茲咎予其焉避予實知之矧

爾衆人之心哉惟予之顏豈惟今厚將恐來世以予爲

口實

俱載本紀

及宇文泰歿後魏恭帝禪位於周孝閔帝詔

曰予聞皇天之命不於常惟歸於德故堯授舜舜授禹
時宜也天厭我魏邦垂變以告惟予罔弗知予雖不明
敢弗冀天命格有德我今踵唐虞舊典禪位於周肅布
告爾焉又使大宗伯趙貴奉冊曰咨爾周公帝王之位
弗常有德者受命時乃天道予式時庸荒求於唐虞之
遺踵曰我魏德之終舊矣我封小大罔弗知今其可亢
佛於天道而不歸於有德歟時用詢謀僉同曰公昭考
文公格勲德於天地丕濟黔黎洎公又躬宣重光故元
象見於上謳訟奔走於下天之厯數用實在焉予安敢

弗若是以欽祇聖典遜位於公公其享茲天命保有萬

本

國可不慎與紀是時宇文泰已歿而詔諭如此蓋朝廷

之上用尚書作誥久已相習爲常故也當六朝時駢體盛行而綽等獨能復古可謂轉移風氣者矣然時會所趨積而難返及宣帝卽位修洛陽之詔傳位太子之詔已用當時文體迨隋文時去周不過一二十年而李諤奏文體卑靡云競一字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至於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則周時雖暫用古體而世之爲文者駢麗自如風會所開聰明日啟爭漸闕巧遂成世運固

非功令所能禁也

魏末周初無年號

自漢武帝創置年號便於記事誠萬世不易之良法然
後世有不用年號者周書崔宣猷傳明帝卽位依別禮
稱天王不建年號宣猷請仍用以紀事乃從之是周明
帝卽位之初無年號也然不始於此按西魏廢帝及恭
帝皆無年號其時宇文泰當國專用周禮故不設年號
但稱元年二年周孝閔帝禪代亦因之直至明帝三年
因宣猷奏乃復用年號耳

隋書志

隋書本無志今之志乃合記梁陳齊周隋之事舊名五

代史志別自單行其後附入隋書然究不可謂隋志也
自開皇仁壽時王劼爲隋書八十卷以類相從至編年
紀傳尙闕唐武德五年今狐德棻奏修五代史梁陳書詔
封德彝顏師古修隋書歷年不就而罷貞觀三年又詔
魏徵修之房元齡爲監修徵又奏顏師古孔穎達許敬
宗同撰序論皆徵所作凡帝紀五列傳五十十年正月
上之此隋書也十五年又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
延壽同修五代史志凡成十志三十卷顯慶元年長孫
无忌等上之此五代史志也說見劉敞校刊時所記

一帝數后

一帝一后禮也至荒亂之朝則漫無法紀有同時立數

后者孫皓之夫人滕氏無寵長秋宮僚備員而已而內
諸姬佩皇后璽綬者甚多三篇劉聰借位立其妻呼延氏
爲皇后后死納劉殷女爲皇后后死又納新準女爲皇
后未幾進爲上皇后而立貴妃劉氏爲左皇后貴嬪劉
氏爲右皇后又立樊氏爲上皇后四后之外佩皇后璽
綬者又七人後又以宦者王沉養女爲左皇后宣懷養
女爲中皇后蘇林後周宣帝初卽位立妃楊氏爲皇后其
後自稱天元皇帝又立妃朱氏爲天元帝后妃元氏爲
天右皇后陳氏爲天左皇后尋進楊氏爲天元大皇后
朱氏爲天大皇后元氏爲天右大皇后陳氏爲天左大
皇后陳氏又改爲天中大皇后而以妃尉遲氏爲天左

大皇后

後周書
本紀

隋文帝殺宇文氏子孫

古來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婦翁之親值周宣帝早殂結鄭譯等矯詔入輔政遂安坐而據帝位其時雖有尉遲迥宇文冑石悉席毗王謙司馬消難等起兵匡復隋文猶假周之國力不半載殄滅之于是大權在手宇文氏子孫以次誅殺殆無遺種今以周書考之周文帝子除宋公震譙王儉莫公通先卒衛王直先以罪誅外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迥皆被殺而并殺招子員貫乾銑乾鈴乾鑑等純子謙讓讓等盛子沈棕恢愜忻等達子執轉等迥子祐裕禮禧等而震

之子實儉之子乾憚通子絢亦皆被殺于是周文帝子孫盡矣節閔帝一子康先死其子湜亦被殺于是節閔子孫又盡矣明帝子畢王賢鄴王貞皆被殺并殺賢子宏文恭道樹孌等貞子德文等于是明帝子孫亦盡矣武帝子漢王贊秦王贊曹王允道王充蔡王兌荆王元皆被殺并殺贊子道德道智道義等贊子忠誠靖智靖仁等餘本無子于是武帝子孫盡矣宣帝子靜帝既爲隋文所害餘子鄴王衍郢王術皆幼而被殺于是宣帝子孫又盡矣其宗室內宇文胄以起兵應尉遲迥被殺又宇文洽宇文椿及子道宗本仁隣武子禮獻等宇文衆及子仲和孰倫等皆被殺惟宇文洛以疎屬幼年得

封介國公以爲隋賓未幾又斃之於是宇文之宗族亦無在者竊人之國而戕其子孫至無遺類此其殘忍慘毒豈復稍有人心其後隋文帝五子長太子勇被廢後賜死次煬帝爲宇文化及所弑次秦王俊先卒次越王秀廢錮死江都之難次漢王諒以反誅計五子中除秦王俊外無一非不得其死者而勇子十儼以酖死裕筠疑恪該嬰孝實孝範皆貶嶺外杖死俊子浩湛及秀諒之子皆爲化及所害煬帝三子長太子昭先卒次齊王暕次趙王杲皆死江都之難無子而昭子代王侑爲唐所立未幾禪位封鄴國公不數月而殂次燕王倓亦遇害于江都次越王侗稱號東都爲王世充所弑于是煬

帝之子孫亦無遺種矣惟齊王暕有一遺腹子愍隨蕭太后入宮厥後歸于唐官尚衣奉御楊氏之種僅延此一綫而煬帝之死又巧借一姓宇文者之手以斃之與周同姓而非同宗此豈非天道好還之顯然可據者哉

按隋文滅陳不惟陳後主得善終凡陳氏子孫自岳陽王叔慎以抗拒被殺外其餘無一被害者皆配往隴右及河西諸州各給田業以處之同一滅國也於宇文氏則盡殄之於陳氏則悉保全之蓋隋之篡周本不以道與宇文有不兩立之勢且恐有尉遲迥等之起兵匡復者不得不盡絕其根芽至取陳則隋之基業已固陳之子孫又皆孱弱不足慮故不復肆毒

也至煬帝以後主第六女爲貴人最寵因召陳氏子孫盡還京隨才敘用由是並爲守宰遍天下此則陳氏開國之初本未甚殺戮故子孫亦少誅夷亦天道之不爽者且劫運將終殺氣漸減也

隋獨孤后妬及臣子

古來宮闈之妬莫有過於隋獨孤后者不惟妬在己并子與臣之有妾者亦代爲妬之后傳謂後宮罕得進御尉遲迥女没入宮帝私幸之后伺帝聽朝卽陰殺之凡諸王及朝臣有妾孕者必勅帝斥之皇太子勇多內寵其妃元氏暴崩疑太子寵妾雲氏而害之由是諷帝廢太子高顛妻死后欲爲娶繼室顛辭以老後顛妾生子

后惡之譖類于帝遂黜死

隋書后妃傳

按太子勇傳勇多內寵

昭訓雲氏尤嬖禮匹於嫡勇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

日而卒獨孤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後聽晉王廣之譖后

忿然曰覲地伐

字彙

漸不可耐我爲娶得元氏女竟不聞

作夫妻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新婦本無病忽爾暴

亡我亦不能窮治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萬歲後使

汝等向阿雲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耶乃日媒孽

勇之短於帝前遂廢之又高穎傳穎妻死后謂文帝曰

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宜爲之娶帝以告穎穎謝曰臣

今已老惟齋居誦佛經納室寶非所願帝乃止後穎妾

生男帝甚爲之喜后謂帝曰陛下尙信穎耶陛下欲爲

廿二史劄記

卷十五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美

娶婦頽心愛妾故而欺陛下今其詐已見安可信之帝
由是疎頽以至賜死子之厚妾薄妻而母惡之此猶是
家庭之恒情至于臣下之有妾亦何與后事乃亦因此
而憾之豈非竒妬哉